

那些年我們追過的香江光影(上)

那時候

任白

很多時候，混沌並不友好
風像隔夜的粥
瞳孔像水花的同心圓
一團一團扔出去
卻套不住一個人的影子

在天台上坐了很久
世界屋脊的意義
就是為了上帝
也能收獲恐懼和歡欣

那時候風就變成了箭
愛就贏得了矢量
在時空的最小單位中
我們明明，堅決
像一首歌熬到了結尾
一杯酒推高血氣
一次火化凍結了燃點

夏天的證言

夏天不管不顧
裙裾上天，而蚊蟲的雲朵
掛在每一盞路燈之下
像極了不停翻滾的雲團

我們每天沐浴綠色樹汁
把自己塗裝成行走的郵筒
這古老的遺物
要把自己寄送給誰
濃烈生命讓我們手足無措
漫長損耗使時間左支右絀

有時候捉住一隻鳥
就像按住自己的胸口
堵上兩隻耳朵
如同勸退所有歌聲

但是鳥群一直藏在別處
它們回來了
長喙銜着筆廐的花蕊
一起為夏天作證

在大雨中醒來

在大雨中醒來
深灰色的早晨
激烈地清洗自己
想起江邊的草地
離我不過五百米的地方
大片金盞花脫盡花瓣
如同激流中的錦鯉

前一天下午

我在那裏彎着腰一路小跑
手機鏡頭裏，金盞花
仰着臉衝過來
生命多麼令人驚訝
俯身共情才能真正看見
花粉飛濺時來世的笑容

而現在，大雨從天而降
如同命運降下罪責
在我們日漸蒸騰的頭頂
不要緊，潰散有時劇烈

(作者為吉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詩歌學會理事)

時代詩行

出獵，隨從中怎會缺了校弓弩的匠人？無論如何，蘇武不僅是一個信念堅定的人，還是一個善學習、勤動手、能迅速適應環境、生存能力出眾的人。要不然，漫說十九年，十九天也堅持不下來！

絕境求生，需要意志，需要能力。有時，還需要一點彈性。蘇武被扣第二年，李陵降了匈奴，不敢見蘇武，過了好些年，被單于派去勸蘇武歸順。蘇武與之酣飲數日，朋友情分固然在，但說到降匈奴，則分毫不為所動。李陵羞恥之心尚存，傷心愧悔而去。欲幫老友解決一下生計問題，又覺得沒資格饋贈，讓妻子出面送了蘇武幾十頭牛羊。這可能是蘇武在於軒王之後得到的最大一筆財富。不接受匈奴右校王(李陵封爵)勸降，但不拒絕舊友饋贈，正是蘇武為人的彈性，與持漢節牧羊同樣可圈可點。

信念重要，對信念的頑強堅守重要，支撐起堅守的還有超卓的人生智慧與實際的生存能力。否則，有十個蘇武，也早餓死、凍死在北海，白首歸漢也不過是望鄉台上最後一夢罷了。

有價值的人生，必是強悍的堅持，韌性的生存。

(作者為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

情繫香江

前幾天，參加完一個時裝秀，在我家樓下新開的茶餐廳醫肚，淡綠瓷磚，寬寬窄窄的金色線條，裝修成現下正時髦的art deco復古風格。晚上九點多，沒什麼客人，大大聲放着音樂，我點了個乾炒牛河，上菜的時候，耳邊突然響起了陣激昂小號，然後是電吉他潮水一樣湧過來，一浪又一浪：「在那些蒼翠的路上，歷遍了多少創傷，在那張蒼老的面上，亦記載了風霜……」

一個哽咽，差點噎着，一秒鐘，魂穿30年，畢竟這是我讀大學時代的背景音樂。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內地大學裏最時髦的娛樂是唱K，兩塊錢人民幣一首，着實不便宜(一個月的生活費也就80元)。那時最火的樂隊是香港的Beyond，「喜欢你/雙眼動人」「冷雨夜/我不想歸家」，很難想像，在湖南四線城市的郊區，一群普通話還講得不大妥貼的窮大學生們，卻操着一口粵語在怒吼「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更難想像的是，30年後，在廣州的CBD，茶餐廳裏也還是在聽這些歌。看着年輕的收銀員，內心有一些感慨：30年過去了，你們二十歲歲的年輕人聽的還是我們當年聽過的歌，看到的也還是我們看到的明星，是時間停頓了，還是說，我們那個時代也是吃過一些好東西的。

這些好東西，大部分來自一個地方，叫香港。1997年的時候，民謠歌手——瀋陽女孩艾敬唱過一首歌：「香港/香港/怎樣那麼香……1997快些到吧 我就可以去香港了……」是啊，怎麼會那麼香？現在的人是真的很難理解我們那代人對於香港的迷戀。對於遠方那座陌生的城市，那些街區，那些人，我們耳熟能詳；從某個程度，香港才是我們精神世界的故鄉。



畫家陸梅為黃佟佟生日所繪的黃佟佟與其書籍作品。

黃佟佟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的聲光佔據了幾乎空白的內地市場。 AI繪圖

一切大概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改變的。

電視劇，電影，還有流行音樂，從香港流出的聲光傾巢而出，佔據了幾乎空白的內地市場，狂潮席捲南北。你甚至沒法想像，至今，東北也仍然是粵語歌的重鎮，我們70後的整個青春期幾乎就是沐浴在這狂潮裏——很多香港人未必明白為什麼同樣是阿姐，汪明荃在內地就有那麼大的知名度，而李司棋就沒有，其實這充滿偶然性，關鍵是看當年哪部劇被引進內地了；《京華春夢》播到街知巷聞，《強人》就沒有。八十年代，我生活在長林潭邊一個化工廠的宿舍區，那時連電視機都少見，但只要「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的音樂一響起，宿舍區的路上就瞬間沒人，人們擠在有電視機的人家客廳裏追看《霍元甲》。

有一天，我那嚴肅的從不與我們多說話的父親從外面回來，興奮地說：「昨天晚上我看到一部太好看的電視劇，講一個大學生回上海，結果被人追殺，他就躲進了一個賣水果的人家裏……劇情太激烈了，我們連牌都顧不上打……」後來我們都知道了這部劇叫《上海灘》。周潤發的白圍巾從此成為男同學的標配，他作為華人巨星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如今。港男實在太會保養，那時小城的錄像系統會放《獵鷹》和《魔域桃源》，我的女同學們總是在竊竊私語一個叫劉德華的男人，都覺得這個略有些鷹勾鼻的男孩還是有點帥的，等過了段時間，他又出現在CD上，小城的每一家小店飄出的都是他深情典型的顫音：「如何面對，曾一起走過的日子，現在剩下我獨行，如何讓心聲一一講你知……」

少女時代每一天都是很興奮的，因為許多東西湧了進來，完全不同於死板無趣的舊文藝。俊男靚女們談情說愛，一家人坐下來要齊齊整整吃飯，而且每個人的個人哲學是「做人最緊要是開心」。最開始的電視劇是完全沒有字幕和配音的，我到現在還記得看《陳真》時一個字也聽不懂的焦慮，大概因為看得密、聽得動，後來我成為同學中第一個可以完整地用粵語唱完《祝福》的，同學們臉上都浮現出不可思議的表情，彷彿那種語言裏有一種魔力，帶着風、帶着電、帶着遠方的海濤聲，擊打着他們的心；那是我青春唯一獲得過的略帶敬意的注目禮。

(作者為內地公眾號「藍小姐和黃小姐」聯合創始人)

綠豆腐

程墨



高潔

我第一次吃——鮮嫩清涼，溫潤爽滑，清香滿頰。多年過去，我還時常想起第一次做綠豆腐的情景，以及第一次吃綠豆腐的味道。

眼下，又是生機勃勃的夏日，佇立北京家中窗前，眼前卻是漫山遍野的豆腐柴，茂盛如昨。只是當年的孩童漫山遍野地奔跑，如今已四散在歲月深處。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博士，首屆馬識途文學獎獲得者)

尋了一處陰涼地，大哥開始指導我們製作柴豆腐：葉子清洗過後，放在盆裏，倒入沒過葉子的山泉水，反覆揉搓直到葉子呈泥狀，待整盆汁液黏稠發綠，再找來紗布過濾一遍，留下汁液；又從廚房取來柴火灰，用清水過濾一遍後倒入盆中，再用筷子順時針攪拌均勻。最後，他像凱旋歸來的將軍一樣，高昂起頭，用紗布輕輕蓋上，「哈哈，大功告成，等待奇跡！」

沒多久，奇跡真的發生了。

大哥輕輕掀起紗布，一隻手抬起盆子輕輕晃動，我們急不可耐地湊了上去，只見盆中的液體已經凝固成綠色的膠體，搖晃起來好似果凍般晶瑩剔透。

大哥沉穩地拿起一根筷子往盆中央插去，筷子神奇地立了起來，「這就好了！」他用小刀將盆中的柴豆腐打成方塊，把第一塊盛入小碗中遞給了我，「年紀最小的先吃。」

「哇，真好吃！」我把它叫做「綠豆腐」，這是

青春漫筆

南方，夏日，山間，太陽炙烤，濕熱的空氣包裹，各種植物爭相發出屬於自己的氣息。名為「豆腐柴」的灌木，是我兒時對夏日最美好的記憶。豆腐柴生長在向陽山坡或者山谷間，葉子橢圓形，頂端急尖，邊緣有小齒，漫山遍野地長着。它的獨特之處在於，葉子可以製成「柴豆腐」。

兒時居贛南鄉間，夏天炎熱漫長，我總是跟在幾個堂哥身後，在山林間找到專屬於夏天的快樂與美味。一日，我們又去山中避暑。「看，這個豆腐柴長得真好，摘回去做柴豆腐吧！」在一個小山坡上，大哥向我們發號施令。兄弟幾人便四散林間，不多久，每個人都用衣服兜了一兜青綠的葉子，只有年紀最小的我沒摸着頭腦，以為什麼樹的葉子都行，摘了一兜五花八門的綠葉子。

回到家，在屋後的水井旁

蘇武的生存能力及其他

王紅

「蘇武留胡節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飲雪，飢吞糞，牧羊北海邊。」

小時候，聽外公一管洞簫吹《蘇武牧羊》，低回幽咽，亘古的寂寞從竹子的六孔中緩緩流出，然後知道了蘇武的故事。小小年紀，對忠臣節操、民族大義之類不甚了了，但將蘇武視若神明，竟有人能靠吃冰雪和羊毛活十九年，真是想不佩服都不行。

待上了大學，讀了《漢書》，才知道真是大大的誤解。「飲雪吞糞」發生在蘇武被匈奴扣留的初始階段，時間不是十九年，是「數日」。由於副使的輕率，大漢使節蘇武被牽連進匈奴內部謀反事件，以自殺避免受辱卻被救活，單于「壯其節」，百計逼降。已死過一次的蘇武再不求死，頑強求生。被囚禁在寒冷的地窖，無食物飲水，就靠着天降大雪，撕下氈墊上的羊毛充飢。幾天後，匈奴人打開地窖，發現蘇武竟還活着，像看見神仙一樣驚訝。對這位神人，降服不了，又捨不得殺，於是送往荒寒寂寥的北海去放羊，扔給他一群公羊，一道難

題：等這些公羊生了小羊，你就可以回家了。公羊絕對生不出小羊，蘇武看不到終點的苦守就此開始。《漢書·蘇武傳》中幾個細節再現了蘇武十九年的生存實況：

初到北海時，「廩食不至」，無人供給最基本的生活所需，蘇武在極端環境中顯示了驚人的求生意志與超強的生存能力——「掘鼠食草實而食之」。西北半荒漠地區的野鼠每年秋末貯存野草、草籽和穀類籽粒作越冬食物，蘇武在斷糧的絕境下，掘鼠洞求食，既得草籽又得鼠肉，艱難地維持生命。

五六年後，生活有了轉機。單于弟於軒王到北海打獵。蘇武露了一手絕活——結網紡織，築弓弩。捕獸要有牢固耐用的獵網，蘇武會編；射鳥的箭尾部要繫又細又結實的線繩，蘇武會紡；弓弩用久會變形，需要技藝高超的工匠校正，蘇武也會。有這樣多實用技術的蘇武深得於軒王喜愛，衣食充足的日子過了三年多。於軒王病重，臨死不忘關照蘇武，送他氈房、牲畜、各類用

具。要不是蘇武運氣不好，被叛臣衛律所率的丁零人偷了一回，他就徹底擺脫貧困了。冬天，蘇武被偷了牛羊，但氈房還在，不至於露宿。而且，技不壓身，有那些結網校弓的技能，總不至於餓死的。蘇武後來在匈奴娶妻子，就絕不是飢寒交迫的人可以奢望的。看來，漢人蘇武把自己照顧得不錯，而且，境況越來越好。

我一直在想：漢族地區長大的太守兒子蘇武從小就不算錦衣玉食，起碼也是生活富裕(長大也不愁飯碗，漢代二千石以上官員的兒子可任郎官，蘇武三兄弟皆因父親得官)，他那些為遊牧民族所必需的技能從何得來？有一種可能：蘇武在漢曾任「移中廩監」，負責為皇帝掌管鞍馬鷹犬射獵用具，當然也統轄着相關工匠。蘇武向工匠們學習過的那些技能，日後在大漠窮荒派上了用場。另一種可能：在北海邊等待公羊生小羊的寂寞無望歲月中，蘇武向匈奴人學得了這種能養活自己的技術，而且憑聰明智慧做得爐火純青，否則也不會那樣被於軒王愛重，匈奴貴族大規模

晴耕夜讀